

李建良 王佩元 ◎ 著

# 張之洞

85 皮波人物·海系列

國際文化出版公司



李建良 王佩元◎著

# 張 三 洞

國際文化出版公司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张之洞/李建良等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 
2006.12  
ISBN 978-7-80173-409-9

I. 张... II. 李... III. 张之洞(1837~1909)—  
传记 IV.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04083号

## 张之洞

作 者 李建良  
责任编辑 韦尔立  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 
印 刷 蓝空印刷厂  
开 本 660 × 940 16开  
25印张 360千字  
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 
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978-7-80173-409-9  
定 价 29.8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  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  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  
传真: (010) 84257656  
E-mail icpc@95777.sina.net  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聪慧童年

/ 1

学习之余,张之洞常常去登天香阁。扶栏远眺,但见南盘江水奔流东去,将军山拔地擎天,簇簇村舍掩映在烟树碧草之间,顿感襟怀开阔,不禁思绪联翩。有时,他即兴赋诗,歌颂祖国的山河壮美;有时,他遥望东方,想起鸦片战争的屈辱和国土被洋人蚕食的时事,激愤满怀……

## 第二章 颠沛少年

/ 15

张之洞唱得字正腔圆,字字含情,声调越来越激昂悲壮,到最后,红红的眼圈里已噙满泪水。

## 第三章 解元探花

/ 33

张之洞知道,要真正展示自己的才华,就须沉着应试,他调整好自己的情绪,静静思考片刻,然后左手按住那薄薄的红格宣纸,右手提笔落墨,以工稳漂亮的馆阁字体,写出精彩诱人的开头,一下子进入本题,依八股文的格式,丝丝入扣,一气呵成。

## 第①章 初露锋芒

/ 49

张之洞步入仕途的第一道奏疏，还是替别人写的，就参劾了一都一道；并且胜保的死，他也在关键之处起了作用。刘芝泉拿起张之洞写奏折的紫毫笔，戏说到：“这只笔，到了香涛手里，简直成了龙泉宝剑，轻轻一挥，寒光四射，锋芒毕露啊！”

## 第②章 两任学政

/ 61

他的苦心没有白费，经过惩办受贿的考官、枪替、拉拢和公棍，士风为之一新，试场秩序也井然不紊。好学之士欢颜称庆，官绅富贾也啧啧称赞，说他是川省几十年来未有的公正廉明的学政。

## 第③章 潇洒清流

/ 79

他安贫乐道，依然乐观旷达，与友人诗酒唱和，恣然风雅。与他并称“清流四谏”的张佩纶、黄体芳、宝廷，以及其他清流健将陈宝琛、邓承修、吴大澂等人，也皆一帮穷朋友。正谓其穷，而节清志刚，直言敢谏，上下搏击。

## 第④章 晋阳春秋

/ 99

张之洞探究情况，征求一些品行端正、廉洁正直的道府州县官员的意见。一套全面治理山西的方案，初步形成了，“经营八表”的宏愿。开始付诸实施。

## 第●章 南疆烽火

/ 121

张之洞先暗里开赌筹饷，并于次年奏准弛禁。在粤督任内，他用这笔捐款办了不少好事，如开办了黄埔船坞，又购买机器开办了广东织布局等。不过，也使两广赌风愈烈，社会风气更加败坏。

## 第●章 边关大捷

/ 141

张之洞顾不得考虑自己的命运如何，一心只想打败法虏，解救危台，纾解国难。他深知，打胜仗决非易事。一仗打胜，其条件总是多方面的；而败仗呢？其原因却往往是一个方面、一个环节甚而是一个细节出了问题，即可使得全军覆没。

## 第●章 疆臣治粤

/ 159

道路开通之后，张之洞又鼓励海南岛黎、汉各族商民到开通的大路两边去开采森林，发给护照，免税免厘，并鼓励开垦荒地，给予保奏请奖。这些措施，对海南岛的开发，对增强黎族与大陆的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，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。

## 第●●章 蓝缕开疆

/ 175

张之洞喜得三厂，兴奋异常，走上了开创中国重工业的拓荒之路，奠定了他成为后期洋务领袖的基石，也从此开始了新的艰难的人生历程。

## 第十九章 波谲云诡

/ 201

张之洞踌躇满志，思谋着由炼铁而制器，由制器而练兵，由练兵而扩充工商诸务，由工商发展而国家强盛的一整套宏伟蓝图。

## 第二十章 壮士断腕

/ 217

张之洞力阻割台，并且想以国家的部分利益收买列强，使他们出面干涉，帮助中国战胜日军，保住台湾，但他的幻想落空了，帝国主义列强是不会帮助中国的。

## 第二十一章 励志图强

/ 235

兵士们个个身强体壮，精神饱满，动作麻利，器械熟练，阵容整齐，战法娴熟。张之洞高兴地说：“只有这样的军队，才能打胜仗。”

## 第二十二章 峰回路转

/ 255

张之洞喜不自禁，空前畅快。朝中帝党后党斗争激烈，而他游离于两党之间；皇帝也看重，太后也欣赏，意味着今后的道路左右逢源大可入枢主政，实现他的“中体西用”强国梦了！

## 第⑩章 老成谋算

/ 275

“东南互保”在张之洞等人的策划下开场了，对比他在中法、中日战争期间对洋人的态度，显然判若两人。

## 第⑪章 楚天风云

/ 291

于荫霖亮明了自己的观点，张之洞不敢再争了。他手中的笔，显得格外沉重，举起，落下，如此再三，最后一狠心，写下了一个朱字：杀。

## 第⑫章 抗争阻约

/ 313

张之洞看着看着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大声吼道：“洋人如此苛刻，那朝廷岂不成了洋人的朝廷？”

## 第⑬章 学政之功

/ 335

张之洞倡办新学，打开了一扇面向东西方现代文明的窗子，在科学之风吹进的同时，民主的气息也吹进了这古老而闭锁的国度，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石。



第 ④ 章 竭尽臣忠

/ 351

.....

让儿女整理好衣裳和被褥，又吃力地、颤巍巍地、最后一次拭理了一下平生最喜爱的尺许的须髯，平平正正地躺着，不再说话，忽然双目上视，气息奄奄，进入弥留之际。

.....

第 ⑤ 章 结传余墨

/ 381

.....

他在荆天棘地之中，奉持着“启沃君心，恪守臣节，力行新政，不背旧章”的宗旨，为摇摇欲坠的末代王朝呕尽了最后一滴血！

.....

后 记

/ 391

## 【第壹章】

## 聪慧童年

道光十七年(1837)八月初三,是一个极平常的日子,在贵州省兴义府府邸的内宅里,却充满了喜庆和期待的气氛,知府张镆的夫人朱碧筠就要分娩了。

一阵阵的呻吟声,隐约传到前面的厅堂里。张镆坐不住了,把手中的书卷放在桌上,焦急不安地来回踱步,期盼着顺利分娩的消息……

张镆,字又甫,号春谭,这年四十四岁。他二十一岁时中举,之后却连续六次会试不中,后来参加了大挑试。

大挑,是乾隆时制定的一项选官制度,每六年一次,于会试榜后举行,取三科会试不中的举人做低级官职,使举人出身的人又多了一条入仕做官的门路,更有利于朝廷笼络人才。

张镆长方脸,眉轩目朗,身材魁梧,仪表堂堂,口试时又应对如流,很为考官赏识,被选为一等。放任湖南省安化县知县,后调任贵州省贵筑县知县。因办事练达有能力,不久升为古州同知。他殚思竭虑,政绩显著,又为上司奏闻朝廷,道光皇帝特予恩宠陞见,擢升为兴义府知府。

张镆有三位夫人:原配刘氏,是布政司经历沧州刘廷式的女儿;继娶蒋氏,是嘉定知府、卢龙蒋策的女儿;这第三位夫人朱碧筠,广西桂林人,是甲戌进士、四川邛州知州朱绍恩的女儿。

朱碧筠年少貌美,性情娴淑,聪慧绝世,是个很有名的才女,琴棋诗画,无所不通,尤其是具有非凡的音乐天赋,丝弦乐器样样皆会,特别擅长弹奏古琴。在她的手上,《高山流水》、《梅花三弄》、《十面埋伏》、

## 2 张之洞

《胡笳十八拍》等古典名曲，皆能娴熟流畅地弹奏，尽得曲子独有的妙韵。张镆爱慕夫人的才艺，喜欢碧筠的性情，两人水乳交融，情深意笃。平时朱碧筠常说，要为丈夫生个儿子。张镆也盼着是个儿子，并且早已把名字取好了。

张镆的前两位夫人为他生了三个儿子。长子张之澐，成年后官至云南丽江县知县；次子张之清，官至湖北候补知府；三子张之渊，官至湖北襄阳、樊城兵备道。

随着几声洪亮的婴儿啼哭声，女仆进来传报：“恭喜老爷！夫人顺利分娩，生了位胖胖的少爷。”

张镆眉开眼笑：“好，好！就叫张之洞。”张镆提笔写下了四公子的生辰八字和字号：字孝达，号香涛。朱夫人又给孩子取个乳名叫官保。

张镆又向女仆吩咐道：“传我的话，全府的男佣女婢，每人赏银二两。”

“谢老爷！”女仆退下去了，张镆还乐得合不上嘴。

大清早，兴义府衙门前面的兴安街上聚了一群人。这里是府衙张贴告示的地方，每当告示贴出来，总会引来围观的人群，这并不稀奇。稀奇的是，以往的告示是在白纸上写的，盖有官方印鉴，今天则不同，贴在墙上的却是一道写上咒语的黄符。

一位挑柴的小伙子赶过来，将柴担放在道旁，挤到人群的最前面，上下打量一会儿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怪！怎么今天的告示，既无正印，又没关防？”他扭头向身后的一位中年人问到：“上面写的是什么？”

“自己看吧！”中年人鄙夷地看了小伙子一眼。

小伙子不好意思地向人群外走去，迎面碰见一位长髯老者，便问到：“老先生，上面写的什么？”

长髯老者说：“你到前面还没看清楚吗？”

小伙子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不识字。”

长髯老者笑了笑，将那上面的字念了一遍：

天皇皇，地皇皇。

我家有个夜哭郎。

不知前世是何仙，

含冤受辱降人间。  
 过往君子都来念，  
 洗尽前孽享平安。  
 天皇皇，地皇皇。  
 我家有个夜哭郎。  
 过往君子念三遍，  
 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老者念完之后，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。一个说：“这是谁家生了孩子？”又一个说：“还能是谁家？咱们布衣百姓，敢在这贴告示的地方贴吗？”另一个说：“天刚亮，我见一个道人，由府衙的听差陪着，贴上这黄符，就回府衙了。”“对对，就是。听说上月初三，知府老爷的夫人生了位公子。”“这位公子，降生后就哭闹不止，不分昼夜，而且声音一天比一天洪亮。把知府难坏了，请了好几个郎中，都说公子没有病症。”

老者拂髯说到：“这就奇了。莫非这位公子，真是一位异人？”

卖柴的小伙子也摸摸后脑勺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噢，我晓得了。怪不得上月没见到那只老猿呢！”

“什么？你说咋样？”有人凑上去问到。

小伙子说：“我家住在将军山里头，每次来兴义赶场，都是三更就起身。有月亮的时候，总能看到一只老猿坐在山头上。它的喊叫声，让人听了心慌。听我爷爷说，那老猿最少有三百岁了。在上月十五六的晚上，月亮明光光的，我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原来它转世了……”

“噢——，将军山的猴子转世，说不定将来会成为大将军呢！”那人深信地点头说到。

兴义，位于黔境的西南犄角里。虽然贵州历来被称为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分平，人无三分银”的贫瘠之地，而兴义却偏得造化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好地方。山上茂林修竹，葱茏蓊郁，江岸土地肥沃，物产丰腴。人杰地灵，到处都是富于想像的兴义人创造的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，人们乐于听之，乐于道之。

于是，知府张镞的四公子张之洞，乃将军山灵猴转世的传说，不胫而走，越传越奇，越传越神。

#### 4 张之洞

张之洞生来啼哭不止，真把张镆愁坏了。这孩子，吃饱了就大声啼哭，很少睡觉，甚至整夜地哭叫。张镆请了兴义城内外颇有声望的几位医生诊治，都说婴儿健康无恙，然后摇头而去。继而又请道人做法，在街上贴了符咒，仍不见效。幕僚中有人建议：“可否让风水先生来看看？”张镆无可奈何，便派人请来一位风水大师。

大师装模作样地在知府内宅转来转去，最后说：“当在花园里再筑一座小山，或能挡住外来的妖气。如再不奏效，当查祖上阴宅的风水。”

张镆立即派人在后花园增修假山一座，同时修书一封，以六百里快递，寄回直隶省南皮县（今河北省）家乡，请家里人勘查风水。

张镆来到朱夫人的内室，看着襁褓中小之洞，不禁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他见夫人面容有些憔悴了，便说：“这些天把你累得不轻。你该让奶妈照管他，自己多休养身体才是啊！”

朱夫人说：“我习惯了。听不到小官保的哭声，反倒觉得不安了。”朱夫人看着张镆，两人脸上都现出了笑容。

小之洞还在哇哇地哭闹，碧筠几次把奶头顺进他嘴里，都被蹬闹着吐了出来。张镆很为夫人的耐心所感动，看着几案上久被冷落的琴，说到：“你看小官保闹的，连琴也没空弹啦。”

“那就等官保长大了再弹嘛！”朱碧筠说。

张镆漫不经心地拨动了一下琴弦，发出清脆而又悠扬的声音，没想到正在哭闹的小官保戛然声息，寻着琴声转过小脑袋。

朱碧筠惊奇地说：“你看，官保听到了琴声！”

张镆又拨了拨琴弦，小官保两眼一眨一眨的，露出怡静欢快的神情。

张镆惊喜异常，忙从夫人怀里接过小官保，对碧筠说：“快！夫人，你弹支曲子给他听！”

朱碧筠兴奋地弹起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张镆审视怀抱中的小之洞，见他凝眸静听，竟然露出了笑容。

一曲过后，已被放进摇篮的小之洞静静地玩耍起来，异常安闲而恬静。

张镆欣慰地笑了笑，似又有所悟，手点脑门，突然说：“呦，我想起来了。古人云：‘妇人妊娠，听诗书吟咏之声，闻琴箏弹拨之鸣，不听淫声，不视邪色，以此产子，必贤明端正寿考。妊娠在怀，必慎所感，感于

善则善，恶则恶矣。’看来，古人所言不虚呀！”

此时，张镆疼爱地端详着小之洞，高高地颧骨，尖尖的下颏，晶亮亮的一双眼睛，活脱脱一张猢猻脸，心上蓦然一惊，脱口说到：“莫非果如外面传言，这孩子是灵猴转世？”

朱碧筠嗔声说到：“老爷，你说些什么？市井之言，俚俗不经，何足听信！确是孩儿天资颖异，定非凡人。我们当悉心教诲，使其成为栋梁之材！”

张镆望着窗外，良久不语，顷而叹道：“纵是天生豪杰，只惜生不逢时啊！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朱夫人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不用问了，丈夫是对孩子的命运担心，也是对时局的忧虑。

从此，小之洞在妈妈的琴声中玩耍，在妈妈的琴声中安眠。只要琴声一停，他就醒转来又哭又闹，直到听到琴声，才又安静下来。仿佛没有琴声，那从天际传来的隆隆炮响、那四处纷起的白刃格斗的阵阵杀声，就会惊扰他的甜梦，会使他惊恐万状、烦躁不安……

小之洞在母亲的爱抚和悠悠的琴声中长到四岁，不幸母亲一病不起，撒手人寰。朱碧筠在弥留之际，拉着小之洞的手凄婉地说：“我别无牵挂，只难舍你年龄还小……这架琴留给你，就当 I 守在你身边吧！”

张之洞铭记着母亲的遗言，把琴精心地保管在身边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。

生母死后，张之洞便由父亲的侧室魏氏照抚。

魏芷香没有生育子女，把张之洞视若亲生。她无微不至地关心他、照顾他，哄他玩耍，使他开心，想方设法抹去他心灵上的阴影，抚慰他的丧母之痛。在风和日丽的天气，还带他到花园里嬉戏，侍弄花草。魏芷香最喜爱月季，又善于栽培修剪，花儿开得又大又多又艳。她把各种盆栽的月季，放置在张之洞窗明几净的室内。她赞美月季四季常开，香超桃李，艳而不媚。张之洞受她的熏陶，一生也酷爱月季。

张之洞母亲去世那年的正月十八日，张镆吩咐仆人在客厅摆下香案，备好酒席。时近中午，仆人领着一个年约四十岁，衣着青布长袍、风度儒雅的人来到客厅。这个人就是张镆为张之洞请来的家塾教师何养

## 6 张之洞

源先生。何养源虽不是秀才、举人，但精通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又能诗善画，写得一手好楷书，尤其对赵孟頫的书法，深谙其味，临摹得惟妙惟肖。他教学生很有办法，是兴义一带有名的教书先生。

张镆深慕何先生才华，拱手相迎，两人寒暄过后，分宾主落座。这时，魏芷香领着不满5岁的张之洞来到客厅。

张镆对何先生说：“这是我的四子之洞，从今日起，就拜在先生膝下当学生了。”说罢，便唤之洞先在香案前跪拜至圣先师孔夫子，然后又拜过何先生。

何先生见之洞虽然瘦小羸弱，但天庭饱满，眉目清秀，透着聪颖和机敏，不禁颌首微笑着夸奖了几句。张之洞在酒席间默然不语，静静地听着大人们谈话，不时仰脸凝望着何先生……

何先生从《三字经》教起，每天教二十个字，他便以为教得不少了，谁知张之洞过目不忘，念三四遍即能背诵。不到一个月，就把一本《三字经》背完了，何先生便夸奖之洞聪慧过人，真是神童。

一天，张镆公余来到书房，不动声色地先让之洞把《三字经》背诵了一遍，见他背得轻松如流；继而又从书中选出一些字写在纸上，让张之洞认读，之洞一一确认不误。张镆这才捻着胡须不胜欣喜地勉励道：“好，好！跟着何先生好好学吧！长大成才，好为家争光，为国效力。”转脸又对何先生说：“我虽略通文字，之洞这孩子的聪颖，强我十倍。先生博学卓识，执教有年，还望先生对之洞严加训诲，培养成人。”

何先生喜悦地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之洞确是难得的好学生。我正想同您商量一下，以后该如何教他呢！”说罢，便和张镆商定教之洞读《论语》，学描红。

之洞听到父亲和老师的夸奖，小脸上露出矜持的笑容。他对父亲的嘱咐，虽不全明白其中含义，但父亲殷望他读书的话，却已印在幼小的心灵里，使他平添了一股思学若渴的力量。

何先生写了一篇方寸大小的赵体字，让张之洞套在宣纸下练字。时间不久，又改描写为临摹。之洞兴趣盎然，勤摹苦练。

张之洞读书苦求甚解。他读《论语》，对章节字句，必弄明白才算完事。何先生对其聪明好学、务求甚解的精神极为赞扬。张镆也为其子长进之快欣喜不已，越来越偏爱这个儿子了。

读完《论语》，又开始读《孟子》。之洞读书的速度，越来越快。白天，

他在家塾听先生讲课；夜晚，便秉烛夜读。困倦难耐时便伏案而睡，醒来又接而复读。

魏芷香对他极其慈爱，陪坐在身旁，看着他在烛影摇曳里那清瘦的脸庞和专注的神态，听着他那如歌似曲一样抑扬动听的朗诵，心中便涌起一种爱怜和殷望的感情。炎炎夏日，她给之洞摇扇纳凉，驱赶蚊虫；漫漫长夜，她给之洞披衣送暖，端上夜餐。她用全部身心抚慰着之洞，也把一生寄托在他的身上。

经过五年孜孜不倦的苦读，张之洞九岁时已读完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十九卷“四书”和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五部儒家经典著作。不久，他又读完了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四部书。到此，科举制度规定的教科书，他已全部读完。

何先生临别时，张镆酬谢了一笔厚礼，十岁的张之洞依依不舍地拜别了先生，从此结束了家塾生活，进入兴义府学继续攻读。

兴义府学紧挨府衙，是张镆为官吏的子弟读书而修建的。府学庭院宽敞，轩明窗亮，院内古木参天，翠竹丛生，假山峻石叠趣，溪水清漪缠绵，环境十分幽静。

被延请到府学执教的，都是名冠兴义的饱学之士。在府学，张之洞开始学习写诗和作文。十一岁这年，敖慕韩老师要试试张之洞的诗文，把他叫到身边：“之洞，我出一首诗，你来和一首，行不？”

之洞说：“多谢先生指教，之洞愿意试试。”

“好！那我先出一首李白的《峨嵋山月歌》吧！”敖慕韩抑扬顿挫地朗诵一遍：

峨嵋山月半轮秋，  
影入平羌江水流。  
夜发清溪向三峡，  
思君不见下渝州。

“你先去想一想吧，和完了就交给我。”敖慕韩老师亲切地拍一下之洞的头，以示鼓励和亲近。

小之洞点点头，转身刚走几步，又转回身来，说：“先生，我和上



8 张之洞

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和上了？这样快！你诵出来我听听！”敖慕韩惊喜地说到。

之洞站直身子，仰脖诵道：

幽燕杰士遍《春秋》，  
代有奇才如水流。  
长在兴义思故里，  
十龄未曾到沧州。

敖慕韩满脸惊喜，细细品味一下，说：“好，好！确实是好。你先写在纸上，我再给你出一题目。”

之洞将和诗写在纸上，敖慕韩又涌出一首诗，是白居易的《春题湖上》：

湖上春来入画图，  
乱峰围绕水平铺。  
松排山面千重翠，  
月点波心一颗珠。  
碧毯线头抽早稻，  
青罗裙带展新蒲。  
未能抛得杭州去，  
一半勾留是此湖。

之洞略作思索，粲然一笑，说：“先生，和诗有啦！”

“真的？你写下来。”敖慕韩欣喜说到。

之洞小手挥动，立刻写出一首和诗：

最是家乡好画图，  
千里平畴一展铺。  
风吹小麦重重浪，  
雨润高粱穗穗珠。